

情劍傳虎

卧龙生著

(二册)

群众出版社



情 丝 缚 虎

〔台湾〕卧龙生 著

（二）

群 众 出 版 社

目 录

第一章	佛门惊变	(1)
第二章	深藏不露	(38)
第三章	锋芒毕露	(79)
第四章	祸延仙观	(118)
第五章	轩輊难分	(157)
第六章	幽谷追踪	(196)
第七章	柔情缚虎	(236)
第八章	城外三奇	(276)
第九章	狼虎之心	(319)
第十章	笑傲烟波	(361)
第十一章	智解千钧	(401)
第十二章	神秘孤庄	(443)
第十三章	蛇蝎毒妇	(483)
第十四章	秦皇武库	(522)
第十五章	肩挑重担	(562)
第十六章	逐臭之蝇	(603)
第十七章	诡譎伎俩	(623)
第十八章	情深难禁	(648)
第十九章	华山大会	(689)
第二十章	力挫凶焰	(729)
第二十一章	柳暗花明	(768)

第二十二章	同室操戈·····	(807)
第二十三章	寒泉弱水·····	(847)
第二十四章	邪不胜正·····	(886)

第九章 狼虎之心

赵时雨同云紫烟恶斗，真个险象环生，赵时雨内力较逊一筹，如不是以奇招迭出，恐怕早已落败，柳飞羽见他仍然拘谨不愿使出“惊魂七式”，心中又好气，又好笑。

转瞬之间，二人已过手二十招，云紫烟好生不解，这个年纪轻轻的人剑式深奥莫测，大有当年离尘老人雄风，久战不下，大是有伤颜面之事，心随念转，手中杖法一变，不但势沉力猛，乘隙掌指齐施，阴损已极。

赵时雨全凭一鼓作气勉强撑过二十招，他已不敢同她一较内力，剑走轻灵，总算在惊险万状中差可自保。

他愈战愈觉吃力，左臂创伤又已迸裂，鲜血顺着手臂下流，地上洒满了斑斑血渍，一失神间，左肩又被云紫烟凌厉指风扫中，痛澈肺腑，身形微一踉跄，险些又被竹杖戮中，胸中怒火中烧，剑式一变，矫若游龙的从如山杖影中，剑芒如附骨之蛆，着着不离开她前胸脉穴。

赵时雨一声轻啸，剑芒暴长，成一道青虹，云紫烟脸上突然泛起惊异之色，但旋转的剑芒，愈离她愈近，闪电间青虹直冲而入。

了因道长失声叫道：“惊魂七式……”

叫声方落，剑气顿敛，但见云紫烟拖着竹杖倒退三步，胸前衣服被划破三处，鲜血淋漓，湿透前襟。

赵时雨一咬牙忍着痛疼，冷冷道：“承让！承让！”

环列群雄，不禁大感骇然，齐被他精奇剑招震慑，禁若寒蝉。

柳飞羽急步上前，轻声道：“咱们趁此机会，冲出重围，迟则无及。”

赵时雨面色惨白长叹一声，道：“姑娘且莫管我，在下今日一定要洗刷清白……”

了因道长已提剑大步走出，沉声喝道：“离尘施主早年何等英雄，施主年事轻轻，竟然自甘沦于邪道，贫道敢请一试锋芒。”

环列群雄在震慑间失神刹那，瞬即恢复镇静，少林寺几个门下怒目而视，随时准备出手。

柳飞羽环顾四周一眼，轻声叹道：“良机稍纵即逝，此时想走也走不成啦，赵兄请作壁上观，不信这些尽是悍不畏死之辈！”

她不等赵时雨回答，霍然一跃上前，指着了因道长冷冷喝道：

“八大门派中人就没有几个是好东西，盗名欺世，只敢乘人之危，不怕变鬼的，就尽管出手试试。”

她似为这环列群雄以多为胜激恼，忿然扔下头上文士巾，凤目圆睁，面露慑人杀气。

她头上如云秀发，随风飘忽，身上却是文人衣著，一副不伦不类之态，赵时雨不禁为之哑然失笑。

同时她这刻薄辱骂已使在场八大门派中人个个为之变色，那个慈眉善目的少林高僧排众而出，宣了一声佛号庄容道：

“事有本末，铁证如山，女施主横加插手，那还罢了，这等污蔑八大门派，是可忍，孰不可忍，贫僧……”

柳飞羽放浪形骸的一阵荡人心弦的格格娇笑，抢先道：“不能忍，又将如何？”

她手中短剑一招“分花拂柳”，明明指向少林老僧，暗自变招指向了因，变起仓促，了因险被剑芒划伤，疾跃退三步，凝立喝道：“女施主定要插手么？”

这时柳飞羽耳旁又响起樊君尚焦急之声，道：“鬼丫头！你定要横尸荒山？”

柳飞羽乘隙瞥了赵时雨一眼，见他以剑拄地，正运气调息，知他受了极重内伤，突感芳心一酸，手中剑一加劲，凌厉无比的向了因道长猛攻。

青城派剑术一向同武当、点苍誉为剑谷正宗，了因是青城三大剑手之一，施展开来，威风八面，气势雄浑，但柳飞羽剑式奇诡，变化莫测，她有意速战速决，出手更是无情。

一个少林僧侣瞧见这个杀害同门师兄的赵时雨正运气调息，机不可失，手横禅杖大步走向赵时雨身前，冷冷喝道：

“施主罪大恶极，如不甘束手就缚，贫僧宏泰说不得要为敝师兄报一剑之仇了。”

赵时雨双目圆睁，随手抹去嘴角鲜血，冷然道：“你们一再迫我出手，好！我就真杀几个人让你们看看。”

挥手一剑“白云出岫”，剑尖闪了几闪，化作无数剑花，指向宏泰大师。

宏泰袍袖一拂，扫出一股暗劲，一挡剑势，右手禅杖一招“横江断流”，想封着赵时雨剑式。

赵时雨满怀忿恨，冷傲的道：“大师当心了。”

剑式忽然一变，“惊魂七式”中第三式“梅花三弄”又演了出来，但见寒光闪动，剑气漫天，幸亏宏泰见机得早，飘身疾退，仍被剑芒扫中，寒光过处，宏泰一只左臂齐肩削下。

那慈眉善目老僧口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宽大僧袍一拂，手中禅杖平胸向赵时雨推来。

赵时雨激于气忿，出手又伤了一个少林弟子，不禁黯然一叹，心中暗忖这误会越来越大，日后即使濯三江之水，恐怕也难洗刷自己清白，心中大有不忍之心，出手剑势，只求自保，心神一懈，就给敌人可乘之机，慈眉善目老僧攻势益见凌厉。

柳飞羽冷眼旁观，云紫烟伤处已包扎停当，凶光闪闪的目注两人，柳飞羽芳心不由大急。

她手中短剑一紧，剑芒暴长，立时剑气森森，只见两团闪闪光华，掩遮住两人身子，敌我难分，却听不到一点声息。

两人以上乘剑法相搏，在场中人，都是行家，高手，无不为之动容。

激斗间，突然一声闷哼，剑光顿敛，了因身不由主一连向后退了三步，脸色苍白大汗落如雨，一条左臂软软下垂，显然受了重伤。

柳飞羽疾运剑向慈眉善目老僧身后点去，老僧惊觉闪让时，她已抢至赵时雨身前，低声喝了一声，“赵兄快随我来”，一马当先，短剑左点右劈，挟着一片森寒剑气，向群雄冲去。

赵时雨怔了一怔，已知唯有突围才有一线生机，默然不

语，运剑紧随她身后向前推进。

只听两声惨叫之声，已有两人伤在柳飞羽剑下，云紫烟一声厉喝，横杖阻着去路，环列群雄一拥而上，情势立时混乱万分。

同樊君尚恶斗的章台秀士夫妇，闻变虚幌一扇随后赶来，加入拦截。

柳飞羽右剑左掌，锐不可当，赵时雨一见，激起好胜心性，顾不得伤势惨重，运剑如风，一步一趋的向前冲去。

樊君尚暴喝连声，使这混乱局面更形紊乱，经他自后牵制，使围攻群雄大感困惑。

柳飞羽左肩挨了云紫烟一掌，只打得她步履踉跄，而且在混战中，又被沈翠屏利剑所伤，她双目尽赤，忍着刺骨奇痛，左手扣上一把淬毒银针，向前打去，口中娇喝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

场中又是一阵惨嚎之声，云紫烟竹杖一滞，柳飞羽二人已绕身而过，且战且走。

两人冲出重围，如脱弦疾箭，不辨方向的向前疾驰，身后云紫烟、沈翠屏穷追不舍，前后不过三丈距离，声息可闻，两人回头一瞥之下，不由泛起一阵寒意。

两人身上伤痕累累，血流如注，只顾向前狂奔，越过一重山岭，还没挣脱身后追赶之人，不由心中大急。

翻上一座山岭之后，两人抬头看去，不禁暗中叫苦。

原来这座山尽头处，是峭壁悬崖，二十几丈下是滚滚江流，山顶奇小，宽约不过三丈，两旁如刀削一般，二十几丈下尽是嵯峨怪石河滩，原来这山竟是突出在江心之中，轻功再好也难以飞身而下，前临绝地，后有追兵，柳飞羽不禁黯

然长叹。

云紫烟沈翠屏等七八人，一步一步的逼了上来，赵时雨二人已退至峭壁边缘，沈翠屏却格格娇笑道：“咱们一庄一谷，还从未闹得像眼前这般灰头土脸，姑娘是绝世聪明的人，为什么不给自己留一条可行之路？”

柳飞羽道：“前辈之意，是说咱们已走上绝路了么？”

章台秀士目光在柳飞羽身上转来转去的道：“能自这高的峭壁跃下，当今之世还少有这等身手的人，在老夫看来，你如不想玉殒冰消，就该把你爹的行止告诉我……”

云紫烟冷冷的道：“还有这小杂种此时俯手就擒，老身或可一念仁慈，让他自择一条元亡之法。”

赵时雨怒道：“老前辈自说自话，就真把在下看作待决之囚么？”

沈翠屏等人又欺近两步，她口中又柔声向柳飞羽道：“咱们又没杀你父女之心，而且就是找到你爹，还要凭武功争夺玉玦……”

柳飞羽手中扣了一把淬毒银针，娇声喝道：“站着！你们如若想尝淬毒银针滋味，就尽管上前好了。”

沈翠屏格格笑道：“凭咱们几人雄浑掌劲，区区银针，岂能奈何我们，再说你那淬毒暗器，也有用尽之时。”

她嘴中虽如此说，但却停步不前，显而易见，她对柳飞羽独门淬毒银针，多少存有几分顾忌之心。

柳飞羽神情冷漠的道：“不错！诸位此时似居上风，可惜忘却了一事。”

沈翠屏“哦”了一声，道：“姑娘是说还可作困兽之斗？”

柳飞羽道：“置之死地而后生，即使不敌，咱们从绝壁跳下，也不让你们如愿以偿。”

这两句话让众人怔了一怔，章台秀士狡猾的一笑，道：“好死不如恶生，丫头！你别打错了念头，而且老夫也不信你鬼话。”

赵时雨回顾身后滚滚江流，大声向柳飞羽道：“姑娘不必多费唇舌了，以我二人之力，就是死，总得要别人付很大代价才行。”

柳飞羽偷偷看这山脊上，不见樊君尚跟踪前来，不觉暗自纳闷，暗忖这唯一能助自己脱离险境的人，不再现身，如果不是身受重伤，还可作困兽之斗，此刻身上伤处奇痛刺骨，赵时雨伤势更胜过自己，困兽之斗，真个生机杳茫，一个奇异念头，忽掠过脑际，心意一动，大声道：“诸位真想生擒咱们二人才甘心么？”

云紫烟怒目道：“母子连心，这杀子之恨，难道老身会算了不成？”

沈翠屏格格笑道：“姑娘总算想通了，先擒了你，我不信你爹不乖乖听我们摆布。”

赵时雨不屑的冷哼一声，柳飞羽却黯然一叹，道：“前辈如真志在玉玦，而且能容赵兄在一月中找出那借刀杀人的无耻之徒，晚辈倒可答应诸位要求。”

云紫烟扬眉似要发作，沈翠屏轻轻拉了一下云紫烟衣袖，娇声笑道：

“是啊，我早就不相信姑娘会做自绝生路的傻事，阳山之事我夫妇一直存疑，如果赵兄弟能在一月之内找出真凶，华家嫂子断无不答应之理。”

云紫烟见她暗中以目示意，心中虽不愿意，素知九尾仙狐诡诈百出，她这口风一转，自然大有深意，把到口的话，又咽了回去，冷“哼”一声，把头别了过去。

柳飞羽故作不见，淡淡道：“诸位前辈真个完全答应晚辈要求么？”

了因道长以及少林老僧虽然怀疑其中有诈，但在一庄一谷承诺下，不便独持异议，沈翠屏环顾众人一眼，娇声笑道：

“诸位既不表示意见，老身就斗胆代替诸位承诺了，至于以后之事，咱们再从长计议。”

她一语双关暗示身后之人，笑意盈盈的又道：“老身以翠华庄之名作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老身如言不由衷，皇土共鉴。”

柳飞羽见她把立重誓当作牙疼咒，不禁对九尾仙狐更生厌恶之心，眼珠转了两转，道：“前辈先别作承诺，晚辈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章台秀士方直冷森的一笑道：“姑娘如是诚心听咱们忠告，最好就别妄用心机。”

柳飞羽半偎在赵时雨身上，看也不看章台秀士一眼，道：

“诸位如是想要生擒着咱们二人，就请宽限半个时辰，并且自现在起，立即退后一箭之地……”

沈翠屏目光环顾了四周一眼，冷冷道：“姑娘这是弄的什么玄虚？”

柳飞羽道：“这险峻高山上，寸草不生，如果不是胁生双翅，自然难以逃出掌握，以一庄、一谷、少林、青城几个当世高手，还怕咱们逃跑不成？”

云紫烟冷冷道：“那是想借半个时辰调息再背城一战？”

柳飞羽神情严肃的道：“这个就不劳多问了。”

章台秀土方直疑虑重重的道：“那就是拖延时候，以待后援？”

柳飞羽绉眉道：“半个时辰，弹指即过，诸位如一定疑神疑鬼，恐怕后悔莫及。”

沈翠屏轻吁了口气，道：“老身是越老越糊涂了，姑娘你何妨说出原因，如果仅为了你们两人不忍分离，借这半个时辰话别，情有独锺，老身倒有意成全。”

柳飞羽羞恹的一笑，挺直了身子，道：“那前辈是答应了？”

沈翠屏狐疑的看了两人一眼，道：“好！咱们就一言为定，不过一事我要奉告姑娘，冰魄秀士樊君尚一眼看见两位走上绝地，一生气就走啦，因此你们两人最好别存侥幸心理。”

她以目向众人示意，率先折身向原路退回，云紫烟、方直等人疑信参半的随在沈翠屏身后，如约退回十丈之地，遥遥相对，环立山顶。

赵时雨看了她罗衣染透了殷红鲜血，脸色如纸，暗忖：此女受伤虽重，以她为人倨傲，似是不致轻易受人要挟，百思不解她为何突转念头，正沉忖间，柳飞羽纤纤玉手，轻抚住了赵时雨伤处，凄然道：“一念之差，害得赵兄身蹈险境，你一定恨我入骨了。”

赵时雨摇头苦笑道：“这如何能怪姑娘，既然已同她们约定了，你又何必还要她们宽限半个时辰？”

柳飞羽以罗巾拭去他肩上血迹，两人携手并肩坐在崖石之上，叹道：“赵兄真以为我会俯手就擒？”

赵时雨诧然道：“你不是亲口答应了她们？”

柳飞羽柔情似水的瞥了他一眼，淡淡道：“缓兵之计，骗骗她们罢了。”

赵时雨愈听愈奇，道：“在下愚昧，不解姑娘是何用心。”

柳飞羽凝目沉思片刻，道：“赵兄内腑可是受伤很重么？”

赵时雨在险境中，一心只想到脱身之法，强提起残余真气，此时经她提起，真气一懈，立时觉得内腑奇痛难忍，四肢百骸，如同散了一般，心中一阵惨然，淡淡道：

“无影鬼婆内力雄浑绝伦，在下先前伤毒虽好，但司马前辈嘱在下三五日不可妄动真力，因此云紫烟又强又猛两杖，几使在下立毙当场！”

柳飞羽接口道：“赵兄不说，我已深知，贱妾身受五处剑伤，虽有再战之能恐难持久，就算有四个时辰调息，也无法使伤处立时平复，在这五个绝顶高手环伺之下，再战徒自取辱……”

赵时雨呆了一呆，叹息一声，道：“如若姑娘把她们带去见了你爹，于情于理自然失去借口，就不会难为你了。”

柳飞羽摇了摇头，接道：“贱妾不在她们手中，她们不但不敢贸然向我爹出手抢夺，就是一庄一谷联手也未必是我爹敌手，但贱妾一旦落在她们手中，情形就两样了，我爹就只有我这个女儿，宠爱有加，自然甘心受他们要挟，那时玉

玳既失，我父女性命能保么？而且我这作女儿的开门揖盗，害我爹落得凄惨下场，于心又能安么？”

赵时雨愕然良久，问道：“姑娘之意……”

柳飞羽神色惨淡，强作笑容道：“咱们且战且走时，沿途之处我已留下本门暗记，只怕半个时辰之内，远水难救近火，趁这短暂时间，咱们先运气调息，如能撑过两个时辰，预料属下或可及时赶到……”

赵时雨苦笑道：“在下伤势极重，如若动起手来，自信难支持半个时辰，她们在目前，至少无加害你之心，姑娘何不暂时将计就计答应了她们，再图脱身之法。”

柳飞羽闭上双目，半个娇躯倚偎在赵时雨怀中，赵时雨只觉她近身娇躯，传来了醉人幽香，她软玉似的纤指，轻轻的放在他的胸前，吹声如兰的道：“话虽然不错，请教赵兄又何以自处？”

赵时雨淡然一笑道：“姑娘不必替在下担心，从那老贼妇怨毒眼中看来，大有食我肉、寝我皮而甘心之势，事关我一生清白，我宁可血溅荒山，也不愿让她擒着凌辱！”

柳飞羽柔声道：“赵兄先别萌死志，贱妾借箸代筹，前途还大有可为。”

赵时雨奇道：“山穷水尽，在下不信还有奇迹会发生。”

柳飞羽挺直的坐正了身子，展颜一笑道：“山虽穷水虽尽，说不定柳暗花明亦未可知，贱妾倒有一法，赵兄或可化险为夷。”

赵时雨接道：“听姑娘言中之意，假如只在下一人能离险境，如是这样，那倒不算妙法，在下也不愿听了。”

柳飞羽心有所感，缓缓握着赵时雨两手，一双水汪汪的眼睛凝注在赵时雨脸上，柔声道：“贱妾言犹未尽，是否行得通，此时还言之过早！”

赵时雨皱眉道：“在下忝聆高论。”

柳飞羽惨然的一笑道：“那眼前情势，赵兄可分析清楚了么？”

赵时雨道：“不知姑娘指那方面而言？”

柳飞羽秋水般的眼波，看了看十丈外环伺的强敌，道：“自然是指沈翠屏她们这些人的来意了。”

赵时雨沉吟片刻，道：“沈翠屏夫妇，是为玉玦想擒着姑娘要挟令尊，那无影鬼婆云紫烟、青城了空道长、少林老僧等人，却是听信谗言为在下而来！”

柳飞羽摇头道：“赵兄说得并没全对，那云紫烟三人如若只为想杀赵兄早就该出手了，又何致忍气等待半个时辰。”

赵时雨若有所悟的道：“不错！这三人也有争夺玉玦之心，否则……”

柳飞羽点头道：“她们此时似乎相安无事，如果一旦擒着我，又会展开一场钩心斗角的血战，所以她们此来，偏重于我成份较多！”

赵时雨一皱眉头，道：“照你这般说来，咱们如不甘受辱，除投崖自绝之外，难道真另有奇事发生不成。”

柳飞羽娇嫩粉面上，忽然挂上两颗泪珠，道：“赵兄看我身上有几处创伤？”

赵时雨骤见她梨花带雨，不解她为何又伤感起来，见她挽起衣袖，露出如雪白玉臂，以及修长圆浑的玉腿，被划破

三道长约五寸的血口，赵时雨自有生以来从没接触过任何一个女孩子，此时见她在一男之前，竟然毫无羞赧之态，心中暗自一凛。

她罗襟破裂处，丰腴的臂上，不用看也可以知道曾受两处创伤，他窘红了脸，怕她再撩衣让他察看，急急道：“一共五处创伤，所幸尚未伤及筋骨……”

柳飞羽凄然的一笑，道：“这几处创伤，虽然无损于我此时功力，但我曾服下冰魄居士‘冰魄神丹’，三日一过，恐怕就要告别人世，刚才袒臂相向，赵兄别笑我忘之羞耻，一个快死的人了，行为难免失于检点。”

赵时雨讶然道：“不错，在下确曾看见你服下樊君尚药物，姑娘既知那是害人毒物，还吃它则甚？”

柳飞羽蹙眉叹道：“先前咱们处境确是险恶重重，贱妾原想借冰魄居士之力，助咱们脱离险境，那知情势大变，这自然不能怪他，只怨我过去作孽太多，身遭天谴。”

赵时雨仰脸望着天上浮云，神情沉痛的道：“姑娘如不是看在下身陷险境，定然不会冒险找冰魄居士援手，追根究底，咎由我负！”

柳飞羽不料到他竟然引咎自负，只觉心头一甜，娇羞的一笑，接道：

“那如何是为了赵兄，当今武林中人闻听家父身负重伤后，莫不想趁他伤势未愈之际，夺取‘秦皇玉玦’，因此贱妾首当其冲了。”

赵时雨心中暗道：“此女杀人无数，狡猾万端，但自随行这短短时间看来，心地却又善良，与几日前不可一世的暴戾情景相比，此时竟判若两人。”